

苏晨

天南地北



天南地北

苏晨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晴

封面设计 苏家杰

天 南 地 北

苏 晨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14.375印张 2插页 25万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册

ISBN7--5481--0196--3

I·97 定价：5.80元

我相信诗主要是一种感情结构，散文主要是一种思想结构；

诗主要是一种呈现，更注重审美的感觉，散文主要是一种传达，更注重内涵的分量；

诗好比舞蹈，它的意义和目的就存在于舞蹈的动作之中，散文好比走路，它借助于语言的文字表述把思想精确地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之中，读者需要的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媒介溶解于心底的思想，迈步之于走路，不比舞蹈动作之于舞蹈。

靠过分雕琢文字以掩饰实质的苍白，不如求取以内涵的真情所形成的感染去施展自己的魅力。

动人的真情，当是从灵魂深处流溢出来的人间正气，这种灵魂的光华与美之涵纳于字里行间，大约也就是文章的灵魂。

我更喜欢那种至大至刚的人间正气。至大，海涵地负；至刚，有一根挺直的脊梁骨，这接近于无私、无我，有助于明是非，知去就。以之去从事道德的探险，易于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有人说散文家需要有更多些坚忍，我信。

苏 曼

目 录

海南纪事

- 野祭〔 2 〕
- 探旧〔 6 〕
- 柱巢〔 10 〕
- “捞家”〔 14 〕
- 连心〔 18 〕
- 雅集〔 22 〕
- 日下〔 26 〕
- 逝波〔 30 〕
- 海火〔 34 〕
- 清澜〔 38 〕
- 月色〔 42 〕
- 既济〔 46 〕
- 折扇〔 50 〕
- 无猜〔 54 〕
- 坡仙〔 58 〕
- 圆梦〔 62 〕

禅家

- 达摩的影子〔68〕
- 慧可的断臂〔73〕
- 僧璨的消息〔78〕
- 茶禅〔84〕
- 石头高木〔92〕
- 避雨万石岩〔100〕
- 又见万石岩〔106〕
- 谁说石不能言〔112〕
- 三平寺的香火〔118〕
- 看脚下〔124〕
- 禅家的美〔129〕

天南地北

- 冒险的学问〔140〕
- 养蜂户的新节目〔152〕
- 西瓜协会的神通〔158〕
- “扬帆”荔枝海〔165〕
- 在闽粤古道上〔172〕
- 湾头沙〔177〕
- 八百“寡妇”〔184〕
- 勿游赵家堡〔192〕

现远〔196〕
嘉礼看客〔201〕
青石碑 白石碑〔208〕
水木庐夜话〔213〕
掩卷后〔219〕
不死〔224〕
死而不已〔231〕
身后〔240〕
心境〔249〕
长长的山〔257〕
午门的傍晚〔267〕
花鼓咚咚锵〔277〕
勿过“高墙”〔285〕
回看来路〔291〕
民不堪绝〔298〕
无闻〔306〕
本色〔312〕
河沿〔318〕
学长们〔327〕

砺堂散墨

海兰江故事〔338〕
玩物在人〔357〕
砺堂散墨〔375〕
滇海三十二记〔398〕

海南纪事

野 祭

老S是一位编审，前些年主持过一家出版社。后来因为，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社里一份刊物上发的一篇别人的作品，先后引起两位相当高级人物的不悦，便被调任虚职，坐冷板凳一坐就是好几年；这还多亏省里一位高级领导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不然更难说。

1987年10月开过那次难忘的历史性会议，大情况有了更加鼓舞人心的变化，又赶上海南筹备建省用人，这便有人愿意要他去海南工作了，人们说他是个“开拓型”干部。他想，不管怎样还是先去看看。

来到海口，要见的两位领导人因为临时有急事去了三亚，得两天后才能回来。好在因为来时飞机票难买，又兼必须准时赶回去参加一个会，他自己开了车来。当天在海口看了几位朋友，第二天一早他便开了车子直望文昌、琼海之间一处美丽的小海湾寻去。

50年代初，他在海南工作过两年多。那时候台湾岛上的蒋介石还活着，他妄想把海南岛再拿回去。因为岛上可能还有一场仗打，那时候还是20岁毛头小伙儿的老S，就离开解

放军一个高级机关的一个杂志社，来岛上驻军某部一个著名的步兵营里做了政治教导员。

那时候野战部队刚刚按新编制整编为正规化的国防军，又在陆续更换新式装备。一次，团里派他带领全团的连长、政治指导员去兄弟部队学习连一级的换装经验。大卡车开到文昌、琼海之间他这次要寻的那处小海湾。司机要取一条小溪里的清水换去水箱里已经滚剩不多的开水，大家便也乐得趁机下车伸伸胳膊蹦蹦腿。

此处小海湾上长着一大片椰林，树上椰子累累，树下浅草茵茵。这位年轻的营政治教导员，在椰林里偶然发现了两座造得挺别致的烈士墓。特别是这两座墓的墓志铭，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两座墓，一座建在离海边50米左右团团十来株高高的椰子树中间，墓体长方，高不到一米，白石灰批档，墓前立着一根原色海南硬木木柱，顶端固定着一顶军用钢盔，木柱正面刻了一首用红漆填涂过的墓志铭：

过路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他是为解放祖国这块美丽的土地而战死在这里的！

另一座墓，在离海边更近一些，几块虎踞熊蹲似的巨石旁。海岸有节奏地抨击着嶙峋的岩岸，发出惊心动魄的轰然巨响，高高迸起的水花，会不时地随风飘洒到墓上来。两座墓的制式差不多，这一座朝天一面的白石灰批档上嵌有不少子弹壳，想来可能是批档未干时战友们鸣枪向烈士致最后的

敬礼，不意中促成又有了这一装点。在最靠近墓体的那块巨石上，有一首用红漆写完，还只刻了开头几个字的墓志铭：

永别了，亲爱的战友！埋葬你的这块祖国的土地，也都会和我们一样永远感到沉重！

三十年海南，三十年海北，仗没打成，1954年老S转业回大陆投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当了几年厂长又做回新闻工作，出版工作。但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还有可能再回海南工作。或许，他的这把骨灰也该洒在海南？

车子开得风驰电掣，来到当年中途小休那处俊俏的小海湾，犹见椰林青青，却没见了海上的白帆片片；当年和大家一起肃立墓前向烈士默哀致敬时的心情还能清晰地复忆起来，可是那两座墓却怎么也没再找到。谁知道是湮没了，还是迁移了？

老S确信没有弄错地方，于是他还是把带来的一挂鞭炮挂起来，点燃，算是向先行者再次致敬。鞭炮响过，他又拉开两罐易拉罐啤酒，酌在了鞭炮的余烬上。

待鞭炮的余烬完全熄灭，他爬上最近海边的一块突兀巨石，面向着大海坐下来。奔腾浩荡的大海，汹涌澎湃的浪涛，使他一时又想起了他的一位好友，对大海的这样一段描写：

瞧那大海倾尽自己的力量，从遥远遥远的地方赶来，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地爬上礁石，又被礁石

撞得粉碎。从海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从未息止。而能爬上礁石的，并不是那海的巨人，却只是它的一些碎块。

老S被一个特大的滚浪溅起的漫天水花，淋了一身水粉，他抹抹脸依然坐在那儿动也没有动。这时他想的是50年代初为赶一场战斗来海南，结果没能如愿，如今80年代尾可以说是再为赶一场更伟大的“战争”而重来海南，前景可能会是怎样的呢？

他处处感受到了海南在躁动中。人们心里明白：海南的辟为比迄今任何特区都还要“特”的特区省，海南的全面开发，海南的加速建设，海南的展翅腾飞，对于祖国的改革、开放、搞活大业，对于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声于世界，对于祖国在一国两制体制下的实现统一，那深远的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

那么，在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中，其真诚的参与者，也该是有志者天不负的吧？

海南人民的伟大儿子冯白驹曾被泼了一头脏水。如今，海南筹备建省一开头就是先建了他的塑像。想来还是那句百说不失灵验的老话：谁在本来生长单穗的地方为人民种出了双穗来，人们就一定不会忘记他。

探 旧

50年代初，老S在海南工作时，还曾给人家做过一次主婚人呢。虽则那时他自己才20岁刚出头，见了面生的女孩子还脸红，但是没法子……

一次，重机枪连打靶，一班长岳林作步枪实弹射击，飘飞的子弹，在按条令规定设置的警戒区以外，击中了陈翠妹的丈夫。这位咯血经年瘦成皮包骨的汉子，伤并不重还是个把小时后就死了。翠妹哭得死去活来，气头上口口声声非要岳林抵命。战场上的勇士岳林，一时吓得脸煞白。

年轻的管教导员老S心里有数，有《射击条令》在那儿，事出反常，岳林没有大罪。可是终究人命关天，还得把岳林先押送到师军法处去。

岳林被押走，翠妹以为真是拉去枪毙。越想越不是滋味，三更半夜和母亲一起找到营部，这次已是转口力辩岳林并非故意，不能死了一个无辜再陪上一个冤汉。教导员趁机向她们解释了条令上关于警戒区设置的规定，步枪射程出现当时情况实属极其反常。翠妹一听急得放声大哭，第二天一早又拉着妈妈去文昌找师部军法处。

3个月后岳林被送回重机枪连，营、连两级军、政领导带他去翠妹家谢罪，岳林泪流满面给老太太磕了头，连里送给翠妹一条牛。这年岳林33岁，战斗中负过重伤，又患胃下垂，连里就没再让他下班，交了200多只鸭子让他放养。

岳林很感念翠妹母女，按照领导的吩咐经常去翠妹家帮助干田里的重活，逢去都按他的直接上司司务长的交待带些鸭蛋去。翠妹母女听说岳林打锦州负过重伤，还有胃病，也常在连雨阴冷时煲些鸡粥鸭粥之类给岳林送到鸭寮去。

日久天长，翠妹和岳林终于结下了感情，老太太看在眼里直是鼓励进展，一次翠妹又去鸭寮给岳林送粥，被大雨阻搁逗留时间长了，两个年轻人便做下了那件事。

麻烦的是16岁结婚24岁还没怀过孕的翠妹很快怀了孕，老太太欣喜若狂，硬是拉着女儿找到教导员，非要把女儿配给岳林不可。翠妹满面羞红，低头喃喃一劲儿强调一切出于她的主动，是她害了岳林，好象全然不关岳林的事。

难办。那时候才扩大到营级干部也可以结婚。幸好教导员究竟来自一个大军区的杂志社，更赶巧也是业余作家的师政治部主任正住在营里考察训练政治工作。经过营里请示上级批准，决定安排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的岳林第一批复员，在海南落地生根。一连多少天心惊胆颤的岳林做梦也没想到，只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就得了个年轻俊俏的妻子。

岳林和翠妹举行婚礼那天，教导员奉命做完主婚人走出新房，回营部路上一路浴着朗朗皓月，嗅着熟裂开来的菠萝蜜的奇特甜香，心想：人世间彼此交往若能遇事都多些合情适理的真诚谅解该多好！

荏苒30多年过去，老S早淡忘了这件往事。也许该着他和岳林翠妹缘分深？天晓得怎么会这一次到海南，头一天就在海口大街上撞见了当年重机枪连那位司务长，原来他还是岳林的表叔，去年从省商业厅某处处长的位置上办了离休，这回也是听说海南筹备建省特地过海来旧地重游，顺便看看岳林一家。

老S反正有两天没事，赶快请老战友上车结伴去探望岳林。嘿，岳林家的小院才真正配得起叫作花木扶疏。岳林和表叔一直有来往，借着他表叔也很快认出了老教导员，赶快大声喊翠妹出来见贵客。一问岳林68岁了，可是三年前才离休，原来是糖厂技师。翠妹59岁，退休专门操持家务9年了。儿子是渔轮船长，儿媳是中学教师。女儿是医生，女婿是船厂工程师。这天是岳家每月一次大聚会的日子，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女也都齐了。

菜式已够丰盛，翠妹还要去再买再做。老S高低不让。谁知道岳林老两口此刻想到了什么，眼里都含着泪花。船长拿出法国人头马白兰地。岳林让他再去拿沈阳陈酿来给他和表叔喝，拿熊岳苹果酒来给不会喝酒的老教导员喝，全是故乡名酒。

席间不知怎么扯到了海南筹备建省的事。船长说：“有的海南干部，对向大陆招聘干部有些反感，也不见有人疏导。”岳林说：“一时也难怪。50年代的所谓反地方主义、实行什么‘挂帅’，‘文化大革命’又搞什么‘宣队’太权独揽，蒙在人们心灵上的和人员地域相关的阴影也确实太浓重了。”工程师却以为：“船长和我们那位医生填表籍贯都填辽宁，其实他们对

辽宁知道个屁！我们这位爸爸也是汗水和眼泪洒在我们海南的年头比洒在故乡的年头多。想加速开发和建设海南，不引进人才行？少些‘捞家’、多些干家也就好了。”女教师也是道地海南人，她说：“大多数海南人不会那么小器。海南的对外文化影响，能和四川人苏轼、福建人李纲、江苏人黄道婆等等分得开？说‘军话’的海南人、三亚那边的穆斯林，还不都是古代移来的北方人、甚至域外人？再推远一些，恐怕只剩下黎族是土著。事实上前两年受了很重处分的那位海南领导人，不也是辽宁人？海南老百姓还想过对他仍然要功归功、过归过，留下一点儿特别的纪念呢。可见关键还在你到海南干什么来了？”老S也一时凑趣讲了他家的故事：第6届全运会压轴好戏是广东对辽宁的足球冠亚军决赛。电视机前老S那位总工程师妻子只为广东队加油，因为她是广东人，不足怪。两个女儿都是填表籍贯填辽宁的，而给广东队加油比母亲还起劲，光盼着辽宁队输。

后来在岳林家饭桌上的老少两辈取得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对过去的某些不愉快多些历史的谅解，能在开发和建设海南的历史伟业中团结起一切真诚热爱海南的人们共同奋斗，还应该说是一种很现实的高尚品格。当然，脱离了605万海南人民，那就甚么也谈不上。

深夜告辞岳家，老S心里热乎乎的。

柱 巢

唔，龙年又来了。老S这一次来海口，又去看了看他50年代初那个龙年借居过几个月的小巢。

开始，他本想给这个小巢取名叫“龙巢”，寓意龙年小住过的窝巢。后来没敢，改取了一个象形的室名叫“柱巢”，离柱头小巢的意思，这样“安全”些。

柱巢很僻静。一条背街，临街两侧是一些两层或单层瓦顶木楼或木屋，柱巢在一座两层小楼背后，连背街都不临。那时候老S已被调到军区做报社的副总编辑，报社编辑部便设在柱巢前面那座小楼里。楼下住着三位女编辑，两位印刷厂的女校对，冲凉房、洗涤室等也在楼下；楼上住着几位男编辑，一间大些的房子是办公室兼会议室。隔壁一座小楼是印刷厂。社长、总编辑和一位海南籍的营级编辑有家室，住在外边。老S因为是副老总，被安排住在与编辑部小楼二楼有一条栈桥通连的柱形小楼的二楼。正方形的袖珍小屋里一床、一桌、一个书架、一个炮弹箱装杂物、一个重机枪子弹链铁匣装食品、还有一个脸盆架，这便塞得满满的。

老S前几年有一次来海口办事，也曾顺便去看过一次他